

# Dirk U. Moench: 城市地标不是一人建成的

撰文 / 许亦舒 摄影 / 黄访纹(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德国注册建筑师 Dirk U. Moench 在巴西长大,因此对发展飞快的国家与城市的建筑有着浓厚的兴趣,在德国柏林理工大学攻读建筑学、城市设计学硕士期间,他曾在巴西圣保罗大学、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上海同济大学进修。在同济期间,他研究上海老里弄并做了保护性开发的提案。他曾负责过欧洲第二大机场法兰克福机场的改造工程,在香港工作期间曾参加北京金融街 II 期方案竞标。2011 年 Dirk 被福建省人民政府作为特殊外国专家人才引进,在福州成立了瑞士 INUCE 壹驰建筑事务所的中国分公司。

Dirk 对福州有浓厚兴趣,不仅读了许多历史资料,同时也积极参与本土的建筑与城市规划。他曾为中洲岛的改造建言献策,曾提议在华林路与五四路路口建设城市景观天桥,他设计的金山基督教堂不久前还获得 2013 年 WAN 世界建筑新闻奖 - 未来公民建筑的银奖,该奖项是目前福州公共建筑中少有的国际级奖项。

Dirk 说,自己建造的建筑能够成为城市地标几乎是所有建筑师的梦想,但这个梦想并非建筑师一人可以独立完成。对于当下国内大环境每个项目都追求成为宏伟壮观的城市地标的趋势,Dirk 并不认同,在他看来,建筑本身的大小并不影响它能否成为城市地标。城市地标并不是建筑师本人设计并建造得出来的,它关系到这个建筑与城市的本土文化的关联性是否紧密,并且,更重要的是人们是否在这个建筑中分享着彼此的情感链接。



Dirk 认为中洲岛如果能够在设计时更多地考虑本土与环境,或许会有更好的效果



2013年11月的乌塔

## 从地标了解一个城市

在十岁之前,Dirk生活在巴西圣保罗,这座有趣的城市给了Dirk建筑启蒙。圣保罗是一个在Dirk看来十分极端的城市,它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发展之快速与当下的中国大部分城市十分相似。圣保罗很快从一个二战以后的小村落,摇身一变成了巴西最大的城市,甚至是世界第三大城市。这个移民城市里,人们带着各自的文化而来,在这里冲撞、融合,并创造出与其它城市不同的建筑语言。用Dirk的话说,“在圣保罗,谁都想建出与众不同的建筑”。然而Dirk体内流淌着的“德国血液”却又令他与其生俱来地追求着平衡与灵性的美感。这两极冲突,让Dirk成为建筑师以后,一方面被极端环境所吸引,另一方面却又深信建筑不应该无中生有。在Dirk的建筑理念中,所有的建筑都应与周遭建立联系,就好比欧洲传统建筑理念所表达的那样——每一座建筑都不是独立的,整个城市都可以成为一件艺术品。正是因此,Dirk眼中,一个城市的地标,有时候便是人们着手了解这个城市的途径之一。

Dirk认为,与一个城市的地标建筑有着最紧密相关并对之产生最大影响的,就是它的本土文化,不同的城市气质会早就不同的地标。Dirk在图纸上给我们画了他眼中的圣保罗地标——圣保罗艺术博物馆(MASP)。这座有点出格的城市,建造着一座远看似乎漂浮于空中的建筑作为他们的博物馆。Dirk又列举了德国科隆大教堂,他说,

科隆大教堂成为地标并不是因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哥特教堂,“真正触动人们的是建造它花了几百年的时间,而它的建成就好像重新连接了整个国家,给了这个国家的公民一个身份上的认同”。他又举例纽约帝国大厦作为对比:“因为科隆是一个有千年历史的老城,它有一个充满宗教性质的厚重灵魂,而纽约是一个美国年轻城市,它展现给人们的是‘美国梦’——它鼓励人们来这里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求幸福,当然最终本质是追求财富——你可以变得富有,只要你努力,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然而有时候,Dirk心里会有一些“私人”的地标,他当初到上海深造时,了解这座城市,并不是通过大家所熟知的那些地标——不是浦东、外滩、东方明珠,而是上海的里弄。因为在那些老社区里,Dirk看到了老上海人的日常生活,这令他很快理解了当地的文化。所以后来他想起上海,往往想起的是这些里弄。Dirk说,人们会在心里有一些“私人”的地标,是因为每个人从不同的文化、背景来到一个陌生城市中,他们了解这座城市的方式并不相同,人们会被陌生而未知的东西所吸引。小城镇的人们从未见过大都市,他们将东方明珠作为地标,去了解这个城市;纽约人见惯了摩天大楼,则可能会被小里弄所吸引。

## 建筑是时代的语言

Dirk离开巴西以后,住在德国的一个小村镇,这里的人们住木头结构的德式老宅子里,十分漂亮。然而就在这些充满历史感的建筑里,有人盖了几座乏味又无趣的现代建筑,这让那时候还在读高中的Dirk讨厌极了。那会儿他高中快毕业了,这样的体验更加让他明白自己为何要成为一名建筑师:“我觉得不少建筑师都犯了类似的错误,需要有人来修复这些错误,也许是通过寻找与周遭环境和諧的建筑方式。”所谓的修复,并非拆去这些不好看的建筑。Dirk笑说:“在我们文化里是很少拆房子的。”那个德国小村落里难看的建筑最后还是留着,这就像是每个城市发展必经的过程——“当你年轻的时候,肯定会想要尝试一些不同的东西,虽然这东西最后可能并不适合你。市民的品味会因为受教育、因为时间而改变。”那些即使不好看的建筑,在最后也会成为这个城市的记忆。

所有的建筑都是某一个时代的语言,地标建筑也不例外,它会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改变自身的模样。在西方文化中,最早有两类建筑能够有资格称得上是“地标”,一是教堂,一是市政厅(或城堡)。Dirk以教堂为例,对比了哥特建筑与巴洛克建筑。典型的哥特教堂,总有着尖形拱门、肋状拱顶与飞拱,外形高耸,就像是指引人们看向天空,忘却当下,向往来世。整个中世纪,欧洲人们在悲苦的生活中,都是经由这样的建筑表达着对来生的企盼。几百年后,世界大不相同,人们变得富有了,不必等到来世才能享受欢快的生活,于是就出现了巴洛克风格,建筑线条变得柔和,出现了曲面和椭圆形空间,而且更多的装饰与雕刻也随之而来。

又过了几百年后,宗教建筑与政治建筑已经不再是一个城市地标的唯一选择。更多时候,人们谈论地标这个概念,与经济、与城市规划有了更紧密的关系。现代的城市地标越来越多出现了摩天大厦、博物馆等。



2013年11月的白塔

## 城市地标不是由一人建造

Dirk说,在他的日常词汇里,“城市地标”(city landmark)鲜少出现,对于他,“地标”更像是一个学术词汇,是他在学习建筑学之后才会开始使用的。而这个词,对一个建筑师,既意味着一个追逐的梦想,但却又需要非常谨慎处理。“我的老师也一直告诫我们,小心哦,这个城市本身比一个地标重要得多,你需要一个很好的理由——为什么这个建筑是重要的?这个建筑有什么功能,它带着什么样的信息给这个城市,它有什么资格成为地标?”

Dirk的解答是,一个建筑是否能够成为一个城市的地标,并非建筑师本人可以决定。它带着什么样的信息给这座城市,它是否有资格成为这个城市的地标,是由整个城市的人们来决定的。许多有想法的设计师,都试图通过自己的建筑向这个城市的人们传达信息,但他需要让更多的人信服。往往建筑师建造完一个建筑,它就已经“脱手”,剩下的就是这个城市的公民的选择。所以在Dirk看来,对于一

个城市的地标建筑而言,最重要的是人们在这里产生了情感共鸣,它触碰到了这个城市大多数人的共同记忆——一个地标是有灵魂的,没有这样的情感因素的话,它就只是空壳。

Dirk总结了城市地标的共有特质,庞大与否并非它的主要因素。比如福州的乌塔白塔,有着几代福州人的共同记忆,在他看来,那就是福州的地标之一。而对于欧洲的孩子而言,丹麦哥本哈根的城市地标是一个只有5.3英寸的美人鱼铜像。在欧洲,孩子们都知道安徒生的小人鱼故事,他们从小读那个故事。所以那个雕塑虽然很小,但人们却因它而有一种情感联接。“一个城市地标最重要的在于它有这个城市的公民参与其中的情感元素,它会成为人们的共同回忆,它对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是有意義的,它能驱使不同的人来到这裡。”



Dirk 设计的金山基督教堂效果图



homeland 家园

×

Dirk U. Moench

**H: 你对当下中国城市中的地标建筑有什么看法?**

现今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很有意思的时期,太多事情在过去二三十年里发生,而且会继续发生。也许等到50年后,中国的城市发展到一个平缓期,它就会有自己的新地标,那些地标也许不是我们今天觉得会成为地标的那些建筑,不是最高的塔,不是最大的广场,而可能是很不起眼的但却会让人们想起这个时代的建筑。又也许,50年后的人们会觉得这些摩天大楼很丑,会觉得白塔、乌塔才是恒久的象征。所以地标的重点并不在于建筑本身,而在于人们对它倾注的情感。

**H: 教堂是很多西方城市的地标,在中国建造教堂,与在西方有什么不同?**

在德国接受建筑教育的时候,我们经常用教堂来作为案例。所以一个西方建筑师有生之年能有机会建一个教堂,就像是一个毕生梦想。教堂是一个功能性的建筑,但是这个功能超越非常实际的生活问题,它是人们触摸自己灵魂的地方,是人类了解宇宙造物物的地方。在我还这么年轻的时候就有机会设计一个教堂,这是一个巨大的荣耀,我觉得自己很受眷顾。在中国建造教堂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经历,因为这里有不同的文化和信仰情况。在德国,大部分人都是基督徒,我们有基督教历史。而在很多中国的基督徒并不是在基督

教家庭中长大的,他们是在成人以后,有意识地选择了基督教,他们肯定已经经过深思熟虑,然后走出这一步,决定成为教徒。这个过程和欧洲人很不一样,它背后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信仰理解。于是,成为基督徒的那个受洗的瞬间,是我开始设计的动机。对于中国的基督徒,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瞬间,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新生,同时意味着他们有了一个更大的家庭了。所以我设计金山教堂时,把受洗池放在建筑中心,周围的人们可以见证。

**H: 你说,一个真正的城市地标能够超越文化差异,超越个体差异、宗教、时代,成为一个恒久的城市地标。那么一个恒久的城市地标在你看来有怎样的特质?**

一个能够联接人们情感的城市地标不应该太有局限和指向性,它是一个艺术作品,需要能够跨越宗教、语言、国界触动人们。它就像一个抽象的人与宇宙的对话,它呈现的是人类努力追问着生命的意义。比如印度的泰姬陵,它是一个穆斯林建筑,但无论是佛教徒、印度教徒、基督徒在这个建筑里,都能被其完美的和谐感而打动,从而感受到内心与天地之间的共鸣。如果一个建筑能够做到这样,它就能成为许多人心目中的城市地标,因为它代表的不是建筑师个人的理念,它代表的是全人类的处境。■